

先祖郑逸梅先生是南社社员，他参加南社已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1917年于苏州组织过一个文学团体“星社”。开始时，社员共九人，范烟桥、顾明道、姚苏凤、孙纪于、范君博、范菊高、屠守拙、赵眠云及先祖。烟桥老先生之于星社，无异于柳亚子之于南社。先祖也曾经说过：“没有范烟桥，就没有星社。”

范烟桥老先生(1894—1967)是先祖在苏州草桥中学同窗。同学中，有叶圣陶、顾颉刚、吴湖帆、江小鹤、庞京周、王伯祥、江红蕉等一时俊彦。教师有胡石予、程瑶笙、程仰苏、余天遂等，均为当时名流。范公参加南社，早于先祖，不少南社耆宿，范公一一介绍给先祖。他长先祖一岁，生于甲午，曾和梅兰芳、周信芳、吴湖帆、郑午昌、汪亚尘、杨清盛、李祖夔、秦清曾等二十人，在五十岁时结为甲午同庚会，假五松园举行甲午同庚干龄会，极一时之盛。

范公一生工作与先祖父相仿，也是写作兼教书。他曾经执教苏州东吴大学，又兼任附中的国文

老师。其时蒋纬国正在附中读书，也是他的学生。先祖和范公，数十寒暑，熟稔他的生平。笔者略举一二，先祖曾经和我提起的数例事略。

范公生于甲午六月，乳名爱莲，学名龠。烟桥的由来，是根据姜白石“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处松陵路，回首烟波第四桥”的诗意。他是江苏吴江同里镇人。他的居所名“邻雅小筑”，范公有“一角雅园风物旧，海红花发艳于庭”之句。宅中老榆参天，浓荫蔽，有池塘一泓清水，奇旱弗涸，堪称为奇。当时星社社员时常在此叙谈，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又复缥帙细囊，牙签玉轴，到处都是图籍。

星社社址即设在“邻雅小筑”内，那时施青萍(蛰存)、戴梦鸥(望舒)在杭州组织兰社，和星社互通声气。自杭来苏时，亦会晤于此。青萍刊印一本《江干集》，每人分赠，梦鸥成为著名的新诗人，可惜早早下世。施蛰存公以后一直和先祖有联系，他著作等身，为当代文学专家，主编《词学杂志》。

那时，范公和赵眠云公合编《星报》《星光》及《珊瑚杂志》。

范公著作宏富，在星社中是数一数二。一九三四年，先祖父主持中孚书局辑政，为他刊行了《茶烟歌》笔记集，题签者章太炎、吴湖帆、曹纫秋，范公在扉页上写：“酒力醒，茶烟歇，卅年闻见从我说。等闲白了少年头，讲坛口舌，文坛心血。”

之后，魏绍昌辑《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甲种》，邀先祖父撰写民国以来的文艺期刊和小说沿革，先祖父担任了一部分《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约十多万言，后由香港汇文阁书店，印制单行本。小说部分，则推荐范公为之，后范公写成《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亦十多万字左右。

范公喜考据，如姜白石《过垂虹桥》诗“回首烟波第四桥”，别本作“十四桥”，实误。第四桥即甘泉桥，以旧时桥下水，清澈甘冽得名，自垂虹以南，甘泉为汇，即白石《点绛唇》词，

成长，是在失去或获得某些珍贵事物的须臾之间。忽然的成长，不过是在诸多事情慢慢发酵后，人在某一个时机的转变。今年夏天的一晚，我去参加了哔哩哔哩毕业歌会的录制。在与大学生们共同狂欢的那一晚，千束光照在江湾体育场上空，诸多声音在这夜的满月下回荡，令我感慨许多。

多数人在告别学生时代的时候，正好是二十二岁，所以歌会的主题是“永远二十二”。2018年，我也二十二岁，我的二十二岁很匆忙，忙着准备毕业答辩，忙着准备出版小说，还忙着去英国伦敦读书。因此没来得及参加一场完整的大学毕业典礼，没来得及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道别，就赶着适应异国的学习与生活。

“勇敢去追梦，不要后悔。”已经五十四岁的歌手陶喆，穿着天蓝色白衬衫牛仔裤，打扮成少年模样，站在舞台上对着少男少女们这样说。还有今年也已五十岁的歌手朴树，他说“自己每年都来毕业

写下这个题目，首先我必须承认是不完整的，甚至还有一点断点。因为现实的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绝对，我只不过是说夸张了些。按照武侠小说“欲练神功”的套路，那么关于改名与出名的关系，也一样存在这三种转折，那就是：“要想出名，必先改名；即便改名，未必出名；若不改名，亦可出名。”当然，题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此处仅仅表达了“第一折”。

都说“出名要趁早”，那么按此逻辑，“改名”就要趁早了。要不然的话，等出了名再改名，那岂不是个人无形资产严重流失？著名书法家赵冷月未出名时，名叫赵亮，后改名冷月，虽也有“亮”的意思，然境界陡增。随着他在艺术上敢于突破和变法，晚年书风由熟向生，“赵冷月”三字，终成海派书坛一面大旗。三四十几年前，据说赵先生曾对当时还很年轻的书法家吴福宝说：小吴啊，你的名字最好要改一改。吴福宝听了若有所思，但回家也未敢提改名的事。

中国人其实是不肯随便改名的，所谓名字也许蕴藏着各自的人生密码，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与风水。过去好汉出场，总有一句“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口头禅，以显示自己的磊落与光明。因为名字和身体发肤一样，受之

父母，岂容轻易变更。不过，有些人每遇重大挫折，不是怀疑人生，而是怀疑自己的名字，似乎改名就可以转运，于是期盼通过改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不懂玄学奥理乃至什么风水，改名是否真的管用也无法得知，然民国以来的许多大师，像鲁迅、胡适、沈尹默等，倒也都有过改名的先例，也有改名的趣事。但究竟是不是因改名而成名，那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都是已经成名的大家；如果某人改了名而不成名，那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尽管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更多。

曾留学哥大与胡适师出同门的陶行知，原名陶文瀾，他崇尚王阳明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则改名为“知行”；后他据“体验所得”，认为应该是先行而后知，乃“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又将名字改成了“陶行知”。这类从古人诗文获启发而改名的非常多，几乎已成风气，如叶圣陶、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蛰存”取自《易传》中的“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意谓有时忍耐蛰伏是为了保存实力。施蛰存

有“四桥飞缆”之句。李广翁《摸鱼儿》词：“又西风四桥疏柳，惊蝉相对秋语。”罗子远《柳梢青》词“初三夜月，第四桥春。”陈谦诗：“第四桥下水风恶。”王逢更有“第四桥阻风诗”，都属明证。又谓，今人都知国字作“国”，为洪杨所创，不知元代已有之，那影印元至正本《三国志平话》，国字都作“国”。吴中有穿珠巷，实为专诸巷之误。陈巢南诗：“金阊亭下寄依家，侠客高人墓已除。只有专诸门巷在，明珠穿遍女儿花。”

文人大多好酒，范公也嗜饮，对于酒宴，他当仁不让，某次和江红蕉(时红蕉老先生主编《新申报》附刊)，喝得大醉。先祖父隔天书信与他，说是甘拜下风，他回信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孤耳！”范公饮酒不需多肴，有一次，先祖父和他饮于王恒豫酒家，有梅酱一簋，他津津有味地佐着酒，一再赞许，先祖父回家讲给内人我先祖周寿梅听。

想要拿起笔写作，想要在工作之余再实现一些小小的梦想，这样的念头不断激起我往前的动力，也获得了一份把握全局的责任和耐心。这本书从封面装帧、内页排版、文字校对到印刷生产，我全程参与，我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同时也使我找到了成长的快乐。

一场歌会，让我重新找回许多二十二岁时的宝贵回忆。二十二岁时，我就像一只准备进入大海航行的船，还不曾历经惊涛骇浪，身上没有划痕。而现在的船，慢慢学着如何在大海里勇敢地遨游，终于开始欣赏航行的风景，目标不是征服大海，也不是征服自己，而是学着像大海一样——包容、宽慰、勇敢。人生行路再远，也要记得“永远二十二”——那份启航时的初心。

生活比感情广阔得多，小Z终于迎来了“四十不惑”，她长大了。

原名施德普，同样也来自《周易》的“见龙在田，德施普也”，且连名带姓都有了。台湾诗人郑愁予，原名郑文韬，抗战逃难时取屈原“木杪杪兮愁予”句，改名“愁予”，好在他又姓“郑”，恰与辛弃疾“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正愁余”暗合。后来这种将名姓联成词组的也很多，老辈的有马习途、牛得草，现在诸如舒适、许诺、姜末等，皆属此类，若如此泛滥，则名将不名。

还有一种改名来自偶然。徐志摩原名徐章垆，传说年少时有一位志恢和尚摩挲了他的头顶说：“此儿将来必成大师。”父亲闻之大喜，为了不忘此言遂替他改名“志摩”。而李四光本名李仲揆，他十四岁时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新学堂，填表格时误在姓名一栏里填了年龄“十四”，当时不允涂改，他只能将“十”字加几笔，成了“李四”。但学名谓“张三李四”总不太像话，正犹豫间，他抬头一看大厅正中悬着一块“光被四表”的横匾，于是就又在“李四”后面添上一“光”，此后，中国地质史上就有了一位无人不晓的

父亲孩提时代，家族逐渐没落，为了生计，阿娘就去上海讨生活，后因父亲太小，阿爷不能一人兼顾两份职责，阿娘就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后陆续有了阿叔、孀孀，阿爷又背上行李，告别阿娘和父亲兄妹，远行南京海关找生计赚钱养家。于是，全家的日常操劳全靠在了阿娘柔弱的肩膀和这双看似不够稳当且孱弱的小脚上。阿娘尽管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像个木偶，但步履坚定踏实，承载着整个家的命运与希望，不管春夏秋冬，她都艰难地跋涉着，蹚过艰难，涉过疾病。在阿娘强大内心的支撑下，生活且喜且苦，她把子女们养大成人，且大风光成家立业，成了全村人尊敬和羡慕的家族。

父亲是阿娘的长子，十八岁参加工作后，也难得顾及阿爷阿娘的生活，反而有了哥哥和我后，我们兄妹相继到阿爷阿娘身边(那时妹妹还未出生)，成了阿娘的心肝和宝贝。而我那魂牵梦绕的童年，是伴随着阿娘那微弓的背影和“三寸金莲”度过的。

记不清多少次目睹阿娘拆开她的那双用白布条层层包裹着的“三寸金莲”，或放在水里浸泡清洗，或被拉扯着修剪指甲。此时的我，会在一旁懂事地边为阿娘干这递那，边好奇地端着这双小脚。只见阿娘的小脚骨高高隆起，大拇指外翻，其余四个脚趾折叠成一百八十度，且深深地指进了脚底的肉里，很像是两个“白米粽”，每当此时我就会问阿娘，“阿娘，疼吗？”“为什么要把脚裹成这样啊？”这些重复的问题，阿娘也不厌其烦地答应着：“裹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那个年代的女人都要裹脚的，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也有些唏嘘，直跺脚说“真封建”“真愚蠢”之类的话……

小时候的冬天，最欢欣的是盼来雪花飞舞的时刻。那些早晨，醒来时，床头都会多出一把干荔枝，这是阿娘的规矩，要求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剥开硬脆的外壳吃掉深红色的果肉，以补充我身体的营养，但由于荔枝性温，过量食用容易产生内热而导致上火，所以阿娘定量供给……

阿娘对孙辈的呵护和热爱，常常让我这个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小姑娘搂着她的脖子感恩地说：“阿娘，等我长大赚钱了，一定买好吃的东西给您吃，买最好看的衣服给您穿”，而此时的阿娘，则会边满足而高兴地应答着：“好啊好啊”，边拍摸着我的头发和脸蛋。而她老人家终究没有等来孙辈们孝顺她的那一天，这也成了我最大的憾事。

六十九个春夏秋冬，阿娘挪着她那美丽的小脚，在灶台边、在炉火旁，在庭院中、在阁楼里，在河塘边、在弄堂里，在田埂上、在菜园里，在葡萄架下的后院里，在洗菜洗衣的水井边，在阿爷的一生陪伴中，在儿孙的成长庇护中，她操劳一生，忘我一生，是阿娘“三寸金莲”支撑下的娇小身軀和朴素情感，使我幼年、童年的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幸福和快乐。

范公面有痘痕，时戴墨镜。有一妹璇珠。幼从其叔父范蔼人读书，蔼人管教严，背诵不出，加以惩罚，范公的记忆力强，自幼锻炼。他来沪常居静安寺旁的庙弄十九号管家，那是任味之的亲戚。

近年来得知，范公大女儿范慧静后代郑敏玉女士在旧居开设了“邻雅堂”饮食店，食客络绎不绝，南社耆宿，陈陶遗公曾孙女陈颖女士，曾去品尝该佳肴后，赞不绝口。郑女士是范公的第四代后人，曾经共同生活过五年。

“要出名，先改名”

管继平



这时黄熟梅子充斥于市，先祖母购来，去其核捣之成糊状，拌以糖霜，加工煮透，盛一瓷盅，赠予范公，他立刻口占一诗为谢：“王家酒店试梅酱，一种甜酸醒酒肠。多谢梅妻贻妙制，更添齿颊十分香。”

范公多才多艺，书法得其舅父钱云壑的指导，工于行草，写扇册甚为得体，有时绘折枝梅，纯属文人戏笔，实为专诸巷之风雅，和朋友徐平阶把往来的信函俱填成《离亭燕》小令，一月间凡二十余阙。他又绘图寄意，并喜征题咏，托先祖父代求袁寒云，因先祖母的兄长周梵生在彰德养寿园，教寒云诸儿辈读书。不料数年不答，以为石沉大海。某天，却快函寄来，写作俱佳，笺纸清雅，顿使范公喜出望外。此类有同于柳亚子公，平时要么不写信，要么朝夕复三信。

范公晚年居苏州，与周瘦鹃、程小青、蒋吟秋推为四老，热心桑梓，各有贡献。他主苏州博物馆，为搜罗文物，曾动员湖帆公捐赠状元扇。又柳亚子逝世后，他北上，拜访柳夫人郑佩宜，请以柳公所藏书籍及南社文献捐诸博物馆，柳夫人即以书画典籍以及照片等物品为贻，范公满载而归，更充实了馆藏。

范公面有痘痕，时戴墨镜。有一妹璇珠。幼从其叔父范蔼人读书，蔼人管教严，背诵不出，加以惩罚，范公的记忆力强，自幼锻炼。他来沪常居静安寺旁的庙弄十九号管家，那是任味之的亲戚。

近年来得知，范公大女儿范慧静后代郑敏玉女士在旧居开设了“邻雅堂”饮食店，食客络绎不绝，南社耆宿，陈陶遗公曾孙女陈颖女士，曾去品尝该佳肴后，赞不绝口。郑女士是范公的第四代后人，曾经共同生活过五年。

父亲孩提时代，家族逐渐没落，为了生计，阿娘就去上海讨生活，后因父亲太小，阿爷不能一人兼顾两份职责，阿娘就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后陆续有了阿叔、孀孀，阿爷又背上行李，告别阿娘和父亲兄妹，远行南京海关找生计赚钱养家。于是，全家的日常操劳全靠在了阿娘柔弱的肩膀和这双看似不够稳当且孱弱的小脚上。阿娘尽管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像个木偶，但步履坚定踏实，承载着整个家的命运与希望，不管春夏秋冬，她都艰难地跋涉着，蹚过艰难，涉过疾病。在阿娘强大内心的支撑下，生活且喜且苦，她把子女们养大成人，且大风光成家立业，成了全村人尊敬和羡慕的家族。

父亲是阿娘的长子，十八岁参加工作后，也难得顾及阿爷阿娘的生活，反而有了哥哥和我后，我们兄妹相继到阿爷阿娘身边(那时妹妹还未出生)，成了阿娘的心肝和宝贝。而我那魂牵梦绕的童年，是伴随着阿娘那微弓的背影和“三寸金莲”度过的。

记不清多少次目睹阿娘拆开她的那双用白布条层层包裹着的“三寸金莲”，或放在水里浸泡清洗，或被拉扯着修剪指甲。此时的我，会在一旁懂事地边为阿娘干这递那，边好奇地端着这双小脚。只见阿娘的小脚骨高高隆起，大拇指外翻，其余四个脚趾折叠成一百八十度，且深深地指进了脚底的肉里，很像是两个“白米粽”，每当此时我就会问阿娘，“阿娘，疼吗？”“为什么要把脚裹成这样啊？”这些重复的问题，阿娘也不厌其烦地答应着：“裹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那个年代的女人都要裹脚的，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也有些唏嘘，直跺脚说“真封建”“真愚蠢”之类的话……

小时候的冬天，最欢欣的是盼来雪花飞舞的时刻。那些早晨，醒来时，床头都会多出一把干荔枝，这是阿娘的规矩，要求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剥开硬脆的外壳吃掉深红色的果肉，以补充我身体的营养，但由于荔枝性温，过量食用容易产生内热而导致上火，所以阿娘定量供给……

“李四光”了。已故作家周立波青年时就向往革命，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他原名周绍仪，后用英文“解放(liberate)”的译音才改成“立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他本名家闻家骅，字友三。一看即知是出自《论语》中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待他考入清华，就改名“闻多”。不料“闻多”听起来与英语“寡妇(widow)”的读音很近，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寡妇”。他很苦恼，后听从事了同学潘光旦的苦心，在名字中又加个“一”，于是成了“闻一多”。潘光旦自己也改过名，他原先是“光宣”，后嫌宣字笔画太繁，索性省略成“光旦”。还好他姓“潘”，若姓林或凌，这名字叫起来就不好使了。

我十七八岁时，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太普通，曾萌有改名之念头。想起郭沫若的大名，说是取自家乡的“沫水”和“若水”而改。那么我的家乡也有两条水，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何不也照抄改名“苏黄”？转而不想，苏东坡黄山谷都归我管，似乎也太轻狂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读清人笔记，又自取一笔名“推仔”。曾一度想改名“管推仔”，可是沪语一读，几与“狗腿子”无异也。心想“出名事小，失节事大”，从此，改名一念遂彻底放下了。

父亲孩提时代，家族逐渐没落，为了生计，阿娘就去上海讨生活，后因父亲太小，阿爷不能一人兼顾两份职责，阿娘就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后陆续有了阿叔、孀孀，阿爷又背上行李，告别阿娘和父亲兄妹，远行南京海关找生计赚钱养家。于是，全家的日常操劳全靠在了阿娘柔弱的肩膀和这双看似不够稳当且孱弱的小脚上。阿娘尽管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像个木偶，但步履坚定踏实，承载着整个家的命运与希望，不管春夏秋冬，她都艰难地跋涉着，蹚过艰难，涉过疾病。在阿娘强大内心的支撑下，生活且喜且苦，她把子女们养大成人，且大风光成家立业，成了全村人尊敬和羡慕的家族。

父亲是阿娘的长子，十八岁参加工作后，也难得顾及阿爷阿娘的生活，反而有了哥哥和我后，我们兄妹相继到阿爷阿娘身边(那时妹妹还未出生)，成了阿娘的心肝和宝贝。而我那魂牵梦绕的童年，是伴随着阿娘那微弓的背影和“三寸金莲”度过的。

记不清多少次目睹阿娘拆开她的那双用白布条层层包裹着的“三寸金莲”，或放在水里浸泡清洗，或被拉扯着修剪指甲。此时的我，会在一旁懂事地边为阿娘干这递那，边好奇地端着这双小脚。只见阿娘的小脚骨高高隆起，大拇指外翻，其余四个脚趾折叠成一百八十度，且深深地指进了脚底的肉里，很像是两个“白米粽”，每当此时我就会问阿娘，“阿娘，疼吗？”“为什么要把脚裹成这样啊？”这些重复的问题，阿娘也不厌其烦地答应着：“裹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那个年代的女人都要裹脚的，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也有些唏嘘，直跺脚说“真封建”“真愚蠢”之类的话……

小时候的冬天，最欢欣的是盼来雪花飞舞的时刻。那些早晨，醒来时，床头都会多出一把干荔枝，这是阿娘的规矩，要求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剥开硬脆的外壳吃掉深红色的果肉，以补充我身体的营养，但由于荔枝性温，过量食用容易产生内热而导致上火，所以阿娘定量供给……

阿娘对孙辈的呵护和热爱，常常让我这个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小姑娘搂着她的脖子感恩地说：“阿娘，等我长大赚钱了，一定买好吃的东西给您吃，买最好看的衣服给您穿”，而此时的阿娘，则会边满足而高兴地应答着：“好啊好啊”，边拍摸着我的头发和脸蛋。而她老人家终究没有等来孙辈们孝顺她的那一天，这也成了我最大的憾事。

六十九个春夏秋冬，阿娘挪着她那美丽的小脚，在灶台边、在炉火旁，在庭院中、在阁楼里，在河塘边、在弄堂里，在田埂上、在菜园里，在葡萄架下的后院里，在洗菜洗衣的水井边，在阿爷的一生陪伴中，在儿孙的成长庇护中，她操劳一生，忘我一生，是阿娘“三寸金莲”支撑下的娇小身軀和朴素情感，使我幼年、童年的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幸福和快乐。

父亲孩提时代，家族逐渐没落，为了生计，阿娘就去上海讨生活，后因父亲太小，阿爷不能一人兼顾两份职责，阿娘就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后陆续有了阿叔、孀孀，阿爷又背上行李，告别阿娘和父亲兄妹，远行南京海关找生计赚钱养家。于是，全家的日常操劳全靠在了阿娘柔弱的肩膀和这双看似不够稳当且孱弱的小脚上。阿娘尽管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像个木偶，但步履坚定踏实，承载着整个家的命运与希望，不管春夏秋冬，她都艰难地跋涉着，蹚过艰难，涉过疾病。在阿娘强大内心的支撑下，生活且喜且苦，她把子女们养大成人，且大风光成家立业，成了全村人尊敬和羡慕的家族。

父亲是阿娘的长子，十八岁参加工作后，也难得顾及阿爷阿娘的生活，反而有了哥哥和我后，我们兄妹相继到阿爷阿娘身边(那时妹妹还未出生)，成了阿娘的心肝和宝贝。而我那魂牵梦绕的童年，是伴随着阿娘那微弓的背影和“三寸金莲”度过的。

记不清多少次目睹阿娘拆开她的那双用白布条层层包裹着的“三寸金莲”，或放在水里浸泡清洗，或被拉扯着修剪指甲。此时的我，会在一旁懂事地边为阿娘干这递那，边好奇地端着这双小脚。只见阿娘的小脚骨高高隆起，大拇指外翻，其余四个脚趾折叠成一百八十度，且深深地指进了脚底的肉里，很像是两个“白米粽”，每当此时我就会问阿娘，“阿娘，疼吗？”“为什么要把脚裹成这样啊？”这些重复的问题，阿娘也不厌其烦地答应着：“裹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那个年代的女人都要裹脚的，不裹脚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也有些唏嘘，直跺脚说“真封建”“真愚蠢”之类的话……

小时候的冬天，最欢欣的是盼来雪花飞舞的时刻。那些早晨，醒来时，床头都会多出一把干荔枝，这是阿娘的规矩，要求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剥开硬脆的外壳吃掉深红色的果肉，以补充我身体的营养，但由于荔枝性温，过量食用容易产生内热而导致上火，所以阿娘定量供给……

阿娘对孙辈的呵护和热爱，常常让我这个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小姑娘搂着她的脖子感恩地说：“阿娘，等我长大赚钱了，一定买好吃的东西给您吃，买最好看的衣服给您穿”，而此时的阿娘，则会边满足而高兴地应答着：“好啊好啊”，边拍摸着我的头发和脸蛋。而她老人家终究没有等来孙辈们孝顺她的那一天，这也成了我最大的憾事。

自然笔记系列(纸本彩色) 徐刚



成长，是在失去或获得某些珍贵事物的须臾之间。忽然的成长，不过是在诸多事情慢慢发酵后，人在某一个时机的转变。今年夏天的一晚，我去参加了哔哩哔哩毕业歌会的录制。在与大学生们共同狂欢的那一晚，千束光照在江湾体育场上空，诸多声音在这夜的满月下回荡，令我感慨许多。

永远二十二

周梦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迷茫于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出版散文集《东伦敦的烟火味》又一次让我回到二十二岁所写的文字里，回归二十二岁那年的写作初心。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在2018至2019年完成的，我一边在英国留学，一边记录，回国后将其整理成书。我不断打磨文字，让它们尽可能简洁、亲和，也保留了当时的纯粹。不同于第一本书的出版，《东伦敦的烟火味》成为我独自去寻找、去发现创造的一件事。当我自发地

生活比感情广阔得多，小Z终于迎来了“四十不惑”，她长大了。

一夜长大 责编：殷健灵

